

魏

書

冊  
五







魏書卷九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僭晉司馬叡

竇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伯伯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由是自言河內温人初爲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爲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萬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蕃司隸校尉荀組推睿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睿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睿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睿改建業爲建康七月睿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丞相睿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睿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爲太子睿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睿僭卽大位改爲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卽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

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爲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爲吳越之地吳  
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  
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客此其土風  
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  
故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  
長沙王無諸爲閩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漢末大亂孫  
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始天地所以限內外也叡因擾亂跨而有之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路俚楚越爲聲禽呼  
言語不同猴虵魚鱉嗜慾皆異江山遼濶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  
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罽網爲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旣  
暑濕多有腫泄之病瘴氣毒霧射工沙蝨虵虺之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荆梁  
三州之士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

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叡迭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彙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暨智故有先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叡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祿勳王舍率其子瑜以輕舟棄家歸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尙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荊州使其率衆持驛敦後以太子右率周筵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敦至涇州表尙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叡遣右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爲應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見敦朗等既據石頭叡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朗等



乘之數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敦追兵所害叡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萬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尙書左僕射周顛並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豈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恆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真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叡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叡畏迫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己乃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

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勳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己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夕訓諮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閣同此志願更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舍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踰年故召舍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二紹密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大臣訊問起居遷舍驛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嶠尚書卜璽密謀討之導嶠及右將軍卞敦共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尚書令鄒整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周撫等率衆三萬指造建業舍謂敦曰此事吾便當行於是以

舍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爲天子便盡卿  
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  
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真温嶠字也紹朝見之  
咸共駭懼舍等兵至温嶠輒燒朱雀桁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暉左衛參  
軍陳謫段匹磾弟秃率壯士千人逆舍等戰于江軍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  
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羣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  
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臥使術士郭  
瑾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旣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  
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  
敗歿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爲祟遂死王應祕不發  
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璠等縱酒淫逸沈充將萬餘人來會舍等  
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率衆至于淮南  
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暉蘇峻濟自滿洲舍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

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將吳儒斬充紹遣御史劉彝發敦墜斬屍梟首朱雀桁  
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  
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  
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  
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爲峻謀主勸峻誅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  
大喜於是約命兄逖子沛國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將兵會峻峻使其黨  
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熟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爲征討  
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  
以其驍騎將軍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桓彝統更士次  
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愨期西陽太  
守鄧岱鄱陽太守紀陸等以舟軍赴于建業愨期岱文直濱峻督衆二萬濟自  
橫江登牛渚山愨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壺節率諸將陳兵

衍之將怯兵弱爲峻所敗卞壺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羣賊突掠百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爲太尉尙書令加侍中自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尙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吳會者十八九溫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益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荊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場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爲峻所害嶠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況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於湖衍母庾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熟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隨從衍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爲宮使鄉人許方爲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溫嶠率舟軍二萬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州沙門浦庾亮守白石壘詰朝峻將萬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

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內史桓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祖約爲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温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糧食也唯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萬石供軍祖渙襲溢口欲以沮温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當且欲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温嶠庾亮陳于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干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梟首鬻割之焚其骸骨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匡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

數石四萬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盛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柎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滕舍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舍入抱衍始得出奔温嶠之舟是時兵破之後宮室灰燼議欲遷移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中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識也識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温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衷以舟軍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遼進據淮南石遵聞衷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復之號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遼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温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諱温乃除其名温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鄴越關中至灊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

溫軍人懸磔健深溝堅壁清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敗之初  
溫次灞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偏師  
獨濟頗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說而咎溫之持重溫慚忿殺之  
聘又改年曰升平聘死無子

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  
改興寧亦自無聊生丕死

第奕立號年曰太和桓溫率衆北討慕容暉至金鄉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  
軍自清水入河慕容垂逆擊破之獲其資仗溫之北引也先命西中郎將袁真  
及趙悅開石門而袁真等停於梁宋石門不通糧竭溫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  
數萬追及襄邑大敗溫軍溫遂歸罪袁真除名削爵收節傳真子雙之等殺梁  
國內史朱憲真據壽陽以叛真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戍將陳郡太守  
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容暉又遣使西降苻堅真病死輔立其嫡子瑾  
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第四五人皆領兵暉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



變桓溫遣督護竺璠以軍沂淮伐瑾璠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暉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弟泓等皆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瑾瑾等拒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溫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曾臥對親寮撫枕而起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己既平瑾問中書郎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及鎮愜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海琅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臥內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堂溫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璠散騎侍郎劉耳取奕璽綬奕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登轎車羣臣拜辭皆頌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徽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既僭立改年曰咸安以温依諸葛亮故事  
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奕爲海西縣公温常有大  
志昱心不自安謂中書郎鄒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  
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昱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  
能以道匡衛思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  
哀主辱因泣下昱疾與温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  
於此今者憊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  
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昱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衆男女二百向晨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  
還由萬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  
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  
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  
遣人至吳詐迎奕奕不從昌明改年曰寧康徵温入朝又詔温無拜尙書謝安

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昱墓得病還姑孰溫自歸寢疾輒求備物九錫謝安已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尙書僕射王彪之彪之云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小遲回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楊安姚萇步騎五萬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舉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僕射可速爲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是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內而昌明弟會稽王道子任居宰相昏營尤甚狎昵詔邪于時尼媚構扇內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門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爲太子少傅回以詰雅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始爲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內殿流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爲貴人寵

冠後宮威行閭內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妣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內侍而分遣焉至墓昌明沉醉臥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絕而懼貨左右云以儼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爲隆安以道子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入殿既而內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尙書僕射王國寶輕薄無行爲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東宮兵以配己府道子以王緒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兗州刺史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卽路慮臺糾察懼於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覩然了無哀容方犯閭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

二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斂爲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爲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言於珣既而懼懾遂上表解職尋復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旣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廞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旣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爲真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尙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爲藩伯疆威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

抗表傳檄以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爲事端仲堪遣龍驤將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爲征討都督衆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之爲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白虎幡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也陷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弟彊送二級於謝琰與牢之俱進襲恭奔于曲阿爲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佯期奄至橫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沒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爲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己弗得襲位故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瘳乃大怒以元顯已拜故弗復改於是內外政事一決元顯道子少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設雀羅矣元顯

年少頗居權重僞奢淫暴於是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萬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萬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史桓謙出奔吳與太守謝邈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貳石頭之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兗州刺史劉牢之等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吳而已恩旣作亂八郡盡爲賊場及丹陽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蹙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恆慮大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以其頭爲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

吳興賊徒遁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入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入於海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尋失望焉孫恩在海妖衆轉復從之既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恩吳興太守庾恆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山陰元顯自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爲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文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徑向建業德



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  
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恐懼尚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沂風不得  
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尚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  
不還不敢上乃走向郁洲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而去桓玄聞孫恩之逼  
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遣止玄庾楷  
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  
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德宗改年  
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討玄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爲玄所殺後改  
年爲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  
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旣受禪封德宗爲南康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  
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陽其彭城內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修與劉  
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攜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  
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

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尙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沉沒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剋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姑熟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舉城降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裕黨孟昶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遣長孫道生娥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斬首千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於裕裕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季之弟淡之雖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

氏共止一室慮有鳩毒自煮食於前六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歐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曩故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竇李雄字仲儻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西宕渠秦并天下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三十巴人謂賦爲竇因爲名焉後徙櫟陽祖慕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特兄弟率流民數萬家就穀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廋反叛特兄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行鎮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

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卽真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爲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盪第四子班爲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爲玉恆驥子壽自涪城襲剋成都廢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爲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二郡爲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旣廢期自立改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宮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與尙方御府發州都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

亂者十室而九其尙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爲謗訕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祟遂死子勢統任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奕擊廣於涪城剋之貶爲臨邛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奕女爲后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滅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修飾室宇羣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管建國十年司馬聘將桓温伐之勢降於温先是頗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

食數日而死江南兩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  
涪陵民藥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臼中跳出斂舉  
箕中又跳出寫置箕中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有客有  
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  
之歲去周亡三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攻難得歲在玄  
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竄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踟天躋地長首畏尾對之  
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司馬徽傳昌明改年曰寧康○寧康各本訛康寧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元年春  
正月乙丑朔改元今改正

魏書卷九十六考證

海晏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海晏卷之十六



魏書卷九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五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爲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爲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跡故抑玄兄弟出爲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尙書僕射王國寶爲時所疾玄說荊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兗州刺史王恭爲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爲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楊佺期荊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虜

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爲荊州仲堪爲廣州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刺史鄒恢爲尙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衆奔于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玄爲盟主鎮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玄兄西昌公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兄弟欲以侵削荊雍先是荊州大水仲堪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逢玄遣銓爲前驅玄發夏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爾便當率軍入江別與桓偉書令剋期爲內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邁至復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

擊之適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內大飢皆以胡麻爲廩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迸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給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矣可有數萬人百日糧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等德宗以玄爲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江八州及揚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息少懷狡惡長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奸謀阻兵內侮三方雲集志在問鼎闕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爲逝便宜乘會殲除奸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遂使王憲廢撓龍授非所猶冀玄當洗濯胸腑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

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威荆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侍中王謐放肆醜言  
 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  
 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尙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爲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  
 尙之入沔水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  
 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  
 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經爲宵  
 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妓妾一朝空房此基  
 惡之始駭愕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  
 錄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絕視聽惡聲無聞佞譽日至  
 萬機之重委之廝孽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尙書使普敬錄公錄公之位  
 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民之後己爲都督親則  
 刺史於宣降之日輒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懲惡己獨解錄推禍委

蜀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  
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媵饗賀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入日觀佛  
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斂晉靈以來忽有支解  
之刑喜怒輕戮入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與東海之封吳  
與殘暴之後橫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寔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  
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以苦發樂  
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己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  
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寔在斯會三軍文武憤踊卽  
路玄亦失荆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慮弗爲用恆有回師之計既過尋  
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而進徑至姑熟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  
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  
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既至  
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丞相錄尚書專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道子付廷尉免爲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順等又滅庾楷於豫章徙尚之弟丹楊尹恢之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于交廣州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冀牢之受命乃遣之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業敬宣奔於江北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爲大亨玄讓丞相荆江徐三州及錄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綠綬綬加袞冕之服劍履之禮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增班劍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憐後肆欲朋黨翕習沮亂內外朝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吳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飢饉死者甚衆三吳戶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散殆盡諸舊富室皆衣羅

穀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鳩殺道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蕃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爲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并制裝書畫之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相運不煩更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徵還以自副貳偉既死玄甚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以己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一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卜範之之徒既慮事變且幸其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策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大夫武陵王司

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請又云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  
玄大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  
之號也於是易爲永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入建鄴宮逆風迅激旌旗服章  
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溫神主進于太  
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額流蘇絳帳頗類轎車王莽仙蓋太廟郊  
齋皆二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各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  
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毀僭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蒸嘗  
未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  
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玄僑逸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省  
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  
乏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  
思亂十室而入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與沛國劉  
毅東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



宮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梟數首玄外纍猛內恇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街道士爲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又遣武衛庾贖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尙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

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  
 玄悉不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還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敘其拒劉裕事自謂算  
 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寫傳之劉裕遣其冠軍  
 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常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鬪志玄  
 乃棄衆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  
 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城南平  
 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  
 禁令不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卽於闇中斫玄面前後相  
 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騎校尉  
 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上達枚回洲爲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  
 之箭如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  
 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于江陵

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既至問玄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謚爲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瓌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與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衛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

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太宗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衆二萬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麿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竊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闍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以爲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爲尙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爲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

遼東成周樂良帶方文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三萬餘戶于幽州文通尙書郭淵勸其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尙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尙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尙書高顯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魏彊於晉氏燕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

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  
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盛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嶠復勸  
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為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  
以圖後舉嶠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  
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為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  
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龍城脫其敝褐取文通精仗以  
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  
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  
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  
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慚怒稱制答讓之  
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又徵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  
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烏夷劉裕字德興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恆以賣履爲業意氣楚刺僅識文字携蒲傾產爲時賤薄嘗負驃騎諸議刁達社錢三萬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錄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謚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魄不修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裕爲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內史及桓玄廢德宗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脩弟思祖鎮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衆斬玄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收衆濟江河內太守辛扈與恆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時在建業毅遣周安嬰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

數北拒裕率衆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數首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攜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謚爲錄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總百官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各位遣尚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温神主于宣陽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宮公卿以下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謚逃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陽尹孟昶迎焉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嶧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其黨環



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戶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墜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卽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昶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按甲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萬上南岸至于丹陽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修之破賜於姑

熟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裕受黃鉞盧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旣至而覺衆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而擊之循單舸徑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大將軍揚州牧班劍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始興猶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鳩妻子然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尙書左僕射謝混兗州刺史劉蕃裕旣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

鎮惡馳入外城于時毅病乃阻內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毅自北門出  
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鄒僧施衛軍諮議謝  
邵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戮以威懼下初以刁逵縛之之  
怨誅其兄弟又以王愉謝混鄒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荊州爲湘州  
裕自總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葛長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昨等出自幔後於  
座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  
裕內懷忌憚神麤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進領荊州刺  
史加黃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  
奔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讚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北將軍徐兗  
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  
不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  
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鼓吹一部

左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謂龍驤將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遣中兵參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汎濟入河德宗封裕十郡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堯柳城姚泓率衆數萬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真爲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真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陜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真長史王脩執而斬

之義真與左右多爲不法王脩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真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叛宜早圖之義真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真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灊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既至青泥義真大敗蒯恩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橫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真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徵己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爲宋改年爲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太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朝貢七年五月裕死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斤等率步騎二萬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垣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

叔孫建等軍於泗濱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璠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涓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鄒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夔奚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萬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空徐羨之尙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收其廬陵王義真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昏暴失德羨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閣廢爲營陽王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荊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羨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羨之傅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荊州刺史謝晦晦率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爲辭破義隆將到彥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散晦走江陵乃攜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恆朝貢神龜二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橫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尋遣其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橫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爲後繼到彥之寇碭礪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諸軍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率衆自盟津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沖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濟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

義隆青州刺史蕭思話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爲百姓所焚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爲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真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劉真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濟等邀義隆秦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戍茹蘆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真道方明五年義隆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淫汙爲世所薄與熙先及外



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戶而還北地人蓋吳聚衆反義隆以吳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侈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

洪宗向研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兗及青冀兗豫三吳簡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兗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濱蕭斌至礪礪王玄謨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礪礪蕭斌遣申坦與梁坦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車駕渡河梁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礪礪義隆又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嶠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道生至鬪鄉元景退走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儻進軍清西至留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玄敬至留城並爲覘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冢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

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威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遠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頭軍城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擔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謂義隆曰昔檀道濟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輕動兵甲時湛等坐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檀道濟在

豈應至此劾乃委罪於江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正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之民歸降者數十萬計凡克南克豫徐克青冀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算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隆慮義康爲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慚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爲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碭礮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尙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慶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嶠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劼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劼殺休明屢召尙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尙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不可

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入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第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母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救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己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齋帥張超之任建之等總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哀衆皆驚不得答袁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萬春門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以几自障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湛之爲亂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軀心

肝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覃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先以西陽蠻反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並討之駿出次五洲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顏竣專主軍謀劭葬義隆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內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州頓漂洲令柳元景等擊劭劭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劭即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

駿乃僭卽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與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駿曰今

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  
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  
此駿不能革臧質遣使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拔震主威  
自古豈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  
寶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卽日便戴黃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  
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  
議不許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  
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  
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修之不從義  
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  
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謨之曰質不求前驅凶  
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謨  
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將軍護之薛

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荊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修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貌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名答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清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皮豹子擊孝祖於清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充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內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糧仗駿大怒貶誕爵爲侯遣兗州刺史垣闓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闓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怵忽咸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末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崇寵驛騎揚州旬月移受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借老丞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



誅捕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  
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定蕩之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  
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  
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  
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  
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  
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恃舊每戲弄  
之駿慚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暲朝貢二年三月又使  
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  
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宦黜雜者悉黜爲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  
湖聚爲寇盜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  
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貴妃諡曰宣及葬龍山給鑾輅  
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劍虎賁龍輻之麗功妙萬端山池雲鳳之屬皆裝

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鈿疊髀儀服之盛古今極有駿自殷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廢棄政事或親至殷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自反其耽愒若此四年獵于烏江之榜口又游湖縣之滿山並與母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劫掠蜂起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母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爲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騎常侍遊止必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爲隙或謂法興爲真天子子業爲厲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尙書左僕射顏師伯欲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遂剗剔支體抽裂心臟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顏師伯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宅爲長楊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爲駿所愛及卽位常欲毀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

壤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  
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籙法生啓求還建業子業  
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  
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  
氏爲貴嬪夫人加以殊禮虎賁劍戟出警入蹕鸞輅龍旂在貴妃之上卽義隆  
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山陰主  
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  
數而妾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  
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每出遊  
與羣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貌子業使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  
像曾入裕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隆廟指義隆像曰此  
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色不  
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醜鼻如何不醜之卽令畫工醜駿像鼻其父子淫悖

書契所無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卽其所蔡主壻其湘東王  
或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故得  
推遷不死或休祐形體肥大遂以寵威稱之或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暕妾懷  
孕子業迎入宮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子業召其南平王鐸  
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百殺  
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將南行以厭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  
時或被拘祕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出華林園共巫竹林  
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內監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  
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或旣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或或時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  
呼諸大臣入見事無巨細稱令施行或以豫章王子尙及山陰主爲子業所狎  
殺之十二月僭卽帝位改年爲泰始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  
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嘗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

軍陶亮等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電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或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閣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厄時雍州刺史袁顛便勸子勛卽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卽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顛爲尙書左僕射鄧琬爲尙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尙書州郡並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讀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或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因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瑱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賀王子產晉熙王子興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顛初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南新蔡太守常珍奇奉啓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京北侯張窮奇

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或遣其散騎常侍貝思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眾迎其徐州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沒死者不可勝數又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遂至是徐兗及淮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沈攸之太子左衛率劉劭寇彭城兗州刺史申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獲道固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涓朝貢四年六月或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士追躡休祐躡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燒而殺之自或立之

後民庶凋敝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卽位軍人多被超越或不與戎勤  
寄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感受不次之位  
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  
紀不立風政頹敝境內多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爲部曲於是官品淪穢  
士人渾亂民衆顛顛咸願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  
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半或猶嫌少及叔通至  
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  
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笞輸財贖罪謂之賒時人謂叔通被賒刺史或嘗宮內  
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  
寒乞令共爲笑樂何獨不視王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  
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或大怒遣王起去或末年好事  
鬼神多所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  
必加罪戮改驕馬字爲馬邊瓜以驕似禍字故也嘗以南苑借張永言且給三

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不善甚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悞人不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士爲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剗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而或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以壽寂之有膽決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爲庶人絕其屬籍諸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遺員外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豫又遣田廉及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或又殺太子太傅王景文畏其族威故也或死

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遺員外散騎常侍田惠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



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候迎是夜休範將杜墨驛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墨驛軍主全景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墨驛等昱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鳩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鏃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樹截昱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劫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

又搥拍鐵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心剖腹之誅日  
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耀靈殿上養驢數  
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  
自齋私服贈之常入墟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  
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於甍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  
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救開承明門出送首於直閣王敬則夜送昱首  
與中領軍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人稱昱行還開承明門入殿云其皇太后  
令廢昱爲蒼梧王

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  
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卽桂陽王休範子也  
荊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道成準改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  
散騎侍郎陶貞寶赴國計并貢方物準司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  
湘州刺史王蘊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引沈攸之以爲外援

丹陽丞王遜告道成並斬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儻員外散騎侍郎孔邊朝  
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誕員外散騎侍郎荀昭先朝貢準尋  
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準汝陰郡王尋死於丹陽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魏書卷九十七

殷書卷六十一

史記曰紂支射樂德德德八類其類而射其類夫不美之類德之類也  
野田林野地風于東臨觀也謂宜性也也德王德德其代謂  
夏三季五月其德其月其德其常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其德其王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魏書卷九十七考證

桓玄傳平越中郎將○平豎本訛作一今改正

劉裕傳戍茹蘆○茹蘆綱目作葭蘆

魏書卷九十七考證

國朝卷之十子書

國朝卷之十子書

國朝卷之十子書

國朝卷之十子書

魏書卷九十八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六

島夷蕭道成

島夷蕭衍

島夷蕭道成字紹伯晉陵武進楚也僭晉時以武進之東城爲蘭陵郡縣遂爲蘭陵人父承之常隨宗人蕭思話征伐久乃得爲其橫野司馬以軍功仕劉義隆位至右軍將軍道成少好武事初從散冗每充征役前後爲討蠻小帥以堪勤劇見知思話之鎮襄陽啓之自隨任以統戎稍遷左軍中兵參軍每在疆場擾動邊民曾至談堤大敗而走劉駿時閒關僞職至建業令駿死子業以爲後軍將軍直閣子業死劉或除右軍將軍時子業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等並舉兵或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平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雲生皆棄郡奔走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從子索兒率銳衆渡淮徵道成拒焉以功封西陽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子勛遣臨川

內史張淹自東嶠入規欲擾動三吳劉或遣道成率三千人統軍主沈思仁拒淹淹便奔走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彭城劉或以道成爲冠軍將軍督諸軍事假節戍淮陰或死子昱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參掌朝事尋解衛尉加侍中戍石頭城劉休範舉兵以討王道隆等爲名治嚴數日便率大衆席卷而下道成等率衆拒戰事平以道成爲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侯如故後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戶劉昱凶虐日甚道成與直閣王敬則昱左右楊玉夫同謀殺昱迎第準立之改年爲昇明時太和元年也道成移鎮東城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五千戶給班劍三十人又進督豫司二州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道成道成率衆入鎮朝堂司徒袁粲先鎮石頭據城與尚書令劉秉前湘州刺史王蘊謀討道成密信要攸之速下將爲內應不克粲與子最俱死秉父子踰城走於額檐潮王蘊走向鬪場並見擒攸之至于夏口敗走與第三子中書郎



太和單騎南奔華容縣俱自縊死道成又爲太尉增封三千戶班劍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道成將有大志準侍中王儉請閒勸之道成曰卿言何我今當依事相啓言辭雖厲而意色甚悅儉諷勳在位乃加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侍中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詐辭殊禮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重紱遠遊冠位至諸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於是建齊臺置百官以東府爲齊宮又增封十郡進公爲王尋僭大號封其主劉準爲汝陰王未幾而死於是高祖詔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操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壽春以討之元操等攻其馬頭戍剋之道成遣其徐州刺史崔文仲攻陷荏眉戍詔遣尚書游明根討之又遣平南將軍郎大檀三將出胸城將軍白吐頭二將出海西將軍元泰二將出漣口將軍封延三將出角城鎮南將軍賀羅出下蔡道成梁州刺史

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率衆寇武興關城氏帥楊鼠擊破之叔保還南鄭梁郡王嘉破道成將盧紹之玄元度於胸山下蔡戍主棄城遁走又詔昌黎王馮熙爲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自下蔡東出鍾離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破之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二萬餘口送京師道成遣後軍參軍車僧朗朝貢先是劉準遣使殷靈誕荀昭先未反而道成僭立及僧朗至朝廷處之靈誕之下僧朗與靈誕競前後降人解奉君遂於朝會刃僧朗詔加殯斂送喪令還道成死

子贖僭立改年爲永明贖遣其驍騎將軍劉纘前將軍張謨朝貢八年又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司馬憲兼員外散騎侍郎庾習朝獻九年遣輔國將軍劉纘通直郎裴昭明朝貢十年又遣昭明與冠軍參軍司馬迪之朝貢贖初爲太子時特奢侈道成每欲廢之賴王敬則和諧贖性貪恣常謂人曰唯崔慧景知我貧贖嘗至其益州刺史劉俊宅晝臥覺俊自捧金澡盤面廣三尺愛姬執金澡壺

受四升以充沃盥因以奉獻贖納之其好利若此贖遊獵無度其殿中將軍邯鄲起上表諫贖殺之十三年遣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效朝貢十四年贖巴東王子響殺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謀殺贖贖遣丹陽尹蕭順之討殺之十五年二月遣員外散騎常侍裴昭明員外散騎侍郎謝竣朝貢九月又遣司徒參軍蕭琛范縝朝貢十六年復遣琛與司徒參軍范雲朝貢又遣車騎功曹庾萼南豫州別駕何憲朝貢十七年贖雍州刺史王奐與南蠻長史劉興祖論衆罪贖以興祖付獄令送還建業奐輒於獄殺之而云自死贖怒遣其直閣將軍曹道剛梁州刺史曹虎等收奐奐閉門拒戰司馬黃瑤起於城內起兵攻奐殺之奐子祕書丞蕭肅弟乘來降贖子長懋死立其孫南郡王昭業爲太孫贖遇疾暫絕其子竟陵王子良在殿內昭業未入中書郎王融戎服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贖旣蘇昭業入殿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贖死

昭業立十數日收融付廷尉殺之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所養而矯情飾詐陰

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通密就富商大買取錢無數既與子良同居未得肆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獨住西州每至昏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共至諸營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於黃牋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昭業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爲犬物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也數日仁祖天翼皆自殺昭業父長懋自患及死昭業侍奉憂哀號毀過禮及還私室與所親愛欣笑酣飲備諸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截壁爲閣於母房內往何氏閒每入輒彌時不出曠至東宮昭業迎拜號慟絕而後蘇曠自下輿抱持之寵愛隆重初昭業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死謂由楊氏之力加倍敬信楊氏子珉亦有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在東宮曠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曠早死與何氏書於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三十六字遶

之蹟謂其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已來一委宰相汝多厝意五年已後勿復  
委人臨死執昭業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死子良時在中書省  
昭業疑畏使虎賁中郎將潘淑領百人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大斂之始呼蹟  
伎人備舉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成服悉遣諸王還第子良  
固乞留過蹟葬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蹟所起招婉殿以殿材乞  
闍人徐龍駒造宅於其處爲馬埒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  
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蹟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入閣便於  
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  
不當忽忽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哭聲響徹耳自蹟葬後昭業微服而出遊  
走皇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羣小共作鄙藝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  
獍日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尙書令蕭鸞初蕭蹟聚錢上庫至五  
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  
左右廝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繡雜衣或錦帽改

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詔誤爲事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門衛莫敢訶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宮齋師以便佞見寵構造姦邪以取容媚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龍駒置美女伎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勅左右侍直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蕭鸞初令衛尉蕭湛征北諮議蕭坦之請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耳語於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事自古所無恐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許之俄勅原之已行刑矣益州刺史劉峻罷任還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峻弟中書郎縉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淫通納之後官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

鸞自殺之左右死者十餘人

鸞立其弟昭文自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驃騎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加班劍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以兵五千人出鎮東城殺其鄱陽王鏘隨王子隆遣中護軍王玄邈殺昭文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豫州刺史王廣之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又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錄南豫州刺史宣都王鑑鸞加黃鉞進授都督中外諸軍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封宣城郡王食邑五千戶使持節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又殺昭文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廬陵王子卿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乃廢昭文爲海陵王尋死鸞僭立焉

鸞字景栖其叔父道成寵愛之過於諸子蕭贖末爲尚書左僕射甚親委之贖死遂秉朝政旣殺昭業專權酷暴屠滅贖等子孫旣而自立時太和十八年也號年建武其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瓌之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

嫁免官禁錮時論者謂薄義之由實自鸞始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高祖詔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車駕南伐十九年鸞龍陽縣開國侯王朗自渦陽來降左將軍元麗大破鸞將擒其寧州刺史董蠻車駕濟淮幸八公山巡淮而東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乃詔班師遣使臨江數鸞罪惡鸞殺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真二十一年車駕討鸞鸞前將軍韓李萬弋陽太守王嗣之後將軍趙祖悅等十五將來降大破鸞軍於江北獲其將軍王伏保等車駕遂巡沔東而還鸞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黃郭戍主崔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又剋新野城斬鸞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鸞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戍主輔國將軍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及直閣將軍軍主鮑舉南鄉太守席謙並委戍走擒瑤起鮑舉鸞又殺其河東王欽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榮車駕幸南陽進攻宛北城拔之冠軍將軍南



陽太守房伯玉以城降又大敗鷲平北將軍崔慧景黃門郎蕭衍於鄧城斬獲首虜二萬有餘鷲憂怖遂疾甚乃大赦改年爲永泰其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將以誅鷲鎮北諮議謝朓敬則女夫也告之敬則敗而死鷲死

子寶卷僭立二十三年春寶卷改元爲永元遣其太尉陳顥達率崔慧景攻馬圍城詔前將軍元英討之寶卷遣將寇順陽詔振威將軍慕容平城率騎討之顥達攻陷馬圍城車駕南伐詔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斷均口顥達戰敗潰圍夜走斬其左軍將軍張子順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等數萬人棄順陽遁走寶卷昏狂政出羣豎其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不克見殺并殺其右僕射蕭坦之左衛將軍曹虎領軍將軍劉暄尋殺司空徐孝嗣左僕射沈文季前撫軍長史沈昭略其太尉江州刺史陳顥達舉兵襲建業不果而死景明初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寶卷遣其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步道伐壽陽頓軍小峴詔遣軍司李煥及統軍奚康生楊大眼等率衆入壽陽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率步騎十萬赴之寶卷遣將胡松李居士率衆萬餘屯

死虎陳伯之水軍泝淮而上以逼壽春。肅大破之，斬首萬數。陳伯之又寇淮南，颯破之。肥口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劉元超於長風。寶卷遣侍中崔慧景率諸軍自廣陵水路欲赴壽陽。慧景見寶卷狂虐不復自保，及得專征欣然，即路慧景子覺時爲直閣，與之密期。慧景至廣陵，覺遂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便回軍還時。廣陵闕鎮司馬崔恭納之，因率衆濟江，遂攻建業。寶卷嬰城自守。寶卷豫州刺史蕭懿擊破慧景，擒殺之。慧景既死，寶卷便自得志，無所忌憚。日日出遊，愛幸茹法珍、梅虫兒等，及左右應勅捉御刀之徒，並專國命。民間謂之刀勅。寶卷每常輕騎戎服，往此諸家，與之讌飲。此等每有吉凶，寶卷輒往弔慶，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所往之處，既無定所，官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面人，南出驅北面人，旦或應出夜，便驅遣吏司奔馳叫呼。盈路老少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所適。疾患困篤者，悉輿去之。其有無人輿者，匍匐道側。主司又加捶打，絕命者相繼。還宮之時，常至半夜左右，輒入富室取物，蕩盡前魏。與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守視，及家人還。

鼠食椒賓兩眼都盡如此者非一寶卷酷亂逾甚其尙書合蕭懿雖有大勳忌而殺之并殺其弟衛尉卿蕭暢世宗詔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三萬人圍寶卷輔國將軍北新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剋之擒景略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據襄陽舉兵伐之荊州行事蕭穎胄應衍三月穎胄叛寶卷以南康王寶融爲天子於是寶融僭卽帝位穎胄爲侍中尙書令衍爲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征東大將軍使持節如故穎胄請封寶卷爲虞陽縣侯寶融不許又封涪陵王穎胄監八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假衍黃鉞蕭衍軍至沔口鄧州嬰城自守寶卷又殺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秀黃門郎蕭寅寶卷昏暴日甚內外不堪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等於石頭迎寶卷弟寶賁率城內文武向其臺城百姓空手隨從者萬數會日暮城門閉不剋衍兵至建業所在棄寶卷降之衍兵入宮寶卷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及睡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闔人禁防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也直後張齊斬首送衍衍追封東昏侯廢其皇后太子爲庶人衍殺寶卷弟湘東王寶暉衍又殺

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松桂陽王寶貞其建安王寶賁來奔尋逼寶融禪位於  
己封爲巴陵王宮于姑熟寶融尋暴死

島夷蕭衍字叔達亦晉陵武進楚也父順之蕭贖光祿大夫衍少輕薄有口辯  
歷王儉衛軍府戶曹屬累遷爲蕭鸞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太和二十二年高  
祖南伐詔諸軍圍襄陽衍時率衆來援爲武衛將軍宇文福所破單騎走免蕭  
鸞末出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鸞死子寶卷立殺衍兄懿遣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劉山陽西上聲云之郡寶令襲衍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殺景明二年衍  
乃與穎胄推寶卷弟荊州刺史寶融爲主號年中興舉兵伐寶卷其年十二月  
剋建業殺寶卷及其妻子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邑萬戶  
三年又自爲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王衍尋僭立自稱曰梁號年天監五月  
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襲衍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京師衍又  
遣將張鷟寇揚州州軍擊破之斬二千餘級四年三月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  
長風戍主奇道顯攻衍陰山戍破之斬其龍驤將軍都亭侯梅興祖仍攻白藁

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吳道爽等獲數千級衍又遣其徐州長史潘伯憐屯  
軍淮陵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又據九山澄遣軍並擊破之斬伯憐擒明素衍將  
吳子陽寇白沙中山王英大破之擒斬千數衍梁州刺史平陽縣開國侯翟遠  
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陳虎牙來降正始元年正月衍將趙祖悅屯據東關  
江州刺史陳伯之擊破之二月衍將姜慶真襲陷壽春外郭州軍擊走之中山  
王英圍衍鍾離衍遣冠軍張惠紹率衆軍送糧於鍾離任城王澄遣統軍王足  
劉思祖邀擊於邵陽大破之生擒惠紹并其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  
等十將斬獲數千級惠紹衍舅子也衍乃移書求之朝議欲示威懷遠聽惠紹  
等還三月元英破衍將王僧炳於樊城八月英又攻衍義陽克之破衍將馬仙  
琕擒其冠軍將軍蔡靈恩等十餘將九月衍霍州刺史田道龍義州刺史張宗  
之遣使內附十二月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據漢中內附詔尙書邢巒率  
衆赴之二年四月巒破衍軍遂入劍閣執其輔國將軍范始男送京師巒又  
遣統軍王足破衍諸將斬其輔國將軍馮文豪等六月衍遣將王超宗寇邊揚

州刺史薛真度大破之俘斬三千級七月王足又大破衍衆斬其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王明達等三十餘將俘虜二千五百人九月衍湘州刺史揚公則率衆寇壽春揚州刺史元嵩擊破之斬獲數千級三年正月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寇梁城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荊州屯河南城平南將軍陳伯之擊義之平南將軍楊大眼擊茂先並大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王花俘斬二千茂先逃潰追奔至於漢水拔其五城將軍宇文福略衍司州俘獲千餘口而還五月衍將蕭昞寇淮陽張惠紹寇宿豫蕭密寇梁城韋叡寇合肥平南將軍奚康生破惠紹斬其徐州刺史宋黑七月衍徐州刺史王伯敖入寇陰陵中山王英大破之斬將二十五人首虜五千衍又遣將桓和屯孤山冠軍將軍桓方慶屯固城龍驤將軍矯道儀屯蒙山八月安東將軍邢巒擊桓和破之將軍元常攻克固城統軍畢祖朽攻克蒙山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有餘衍又遣張惠紹屯宿豫蕭昞屯淮陽九月都督邢巒大破之斬其大將藍懷恭等三十餘人惠紹蕭昞並棄城南去追斬數萬級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密右僕射柳惔徐州刺史昌義之

等屯據梁城中山王英大破之密等棄城泝淮東走追奔至於馬頭衍冠軍將軍馬頭戍主朱思遠棄城走擒衍將三十餘人斬獲五萬有餘十月衍征虜將軍馬仙琕率衆三萬寇義陽鄆州刺史婁悅以州軍擊走之永平元年十月懸瓠城民白早生據州反叛衍遣將齊苟仁等四將以助之詔尚書邢巒率騎討之巒攻克懸瓠斬早生擒苟仁俘衍衆三千餘人初早生之反也世宗遣主書董紹銜詔宣慰紹爲早生所執送之於衍衍乃厚資遣紹令奉書朝廷請劉宿豫內屬以求和好時朝議或有異同世宗以衍辭雖款順而不稱藩詔有司不許十二月衍寧朔將軍張凝等率衆寇楚城中山王英破擒之衍將馬仙琕據金山鄆州刺史婁悅擊走之二年正月中山王英攻克衍長蘆戍殺傷數萬仍攻拔武陽關擒衍雲騎將軍松滋縣開國侯馬廣冠軍將軍遷陵縣開國子彭登驍騎將軍當陽縣開國伯徐元秀等二十六將俘獲七千餘人又進攻黃峴西關衍將軍馬仙琕棄西關李元履棄黃峴遁走四年春三月衍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斬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胸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

人以城內屬徐州刺史盧昶遣兼鄆城戍副張天惠率衆赴之而衍郁洲已遣

二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昶乃遣琅邪戍主傅文驥

入城據守衍又遣將張稷馬仙琕等攻圍文驥詔昶率衆赴之而文驥以糧盡

降衍昶遂失利而還延昌二年二月郁洲徐玄明斬送衍鎮北將軍青冀二州

刺史張稷首以州內附三年六月衍遣衆寇九山荊州刺史桓叔興大破之斬

其虎旅將軍蔡令孫冠軍將軍席世興貞義將軍藍次孫四年二月衍寧州刺

史任太洪率衆寇關城益州長史成興孫擊破之熙平元年正月衍遣其桓農

太守王定世等寇邊都督元志破之斬定世悉俘其衆衍豫州刺史趙祖悅率

衆數萬偷據硤石詔鎮南將軍崔亮鎮軍將軍李平討克之斬祖悅傳首京師

衍衡州刺史張齊寇益州刺史傅豎眼討之斬其將任太洪齊遁走初衍每欲

稱兵境上闕伺邊隙常爲諸將摧破雖懷進趣之計而勢力不從遂於浮山堰

淮規爲壽春之害肅宗詔征南蕭寶夔率諸將討之大破衍衆於淮北秋九月

堰自潰決漂其緣淮城戍居民村落十餘萬口流入於海正光元年衍改稱普



通至三年其弟子西豐侯正德棄衍來奔尋復亡歸衍初忿之改其姓爲背氏  
既而復焉封爲臨賀王五年九月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外郭刺史長孫稚  
擊走之孝昌元年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衍遣豫章王綜鎮彭城綜  
蕭寶卷之遺腹子也初衍平建業因納其母吳氏吳氏先有孕後生綜衍謂爲  
己子甚寵愛之綜既長母密告綜綜遂潛圖叛衍既鎮彭城及大軍往討綜乃  
拔身來奔餘將退走國軍追躡所獲萬計衍初聞之慟哭氣絕甚爲慚惋猶云  
其子言其病風所致時人咸笑之三月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  
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入寇直城梁州刺史傅豎眼遣息敬紹率衆大敗之擒斬  
三千人休儒等遁走四月衍益州刺史蕭濶猷遣將樊文熾等率衆圍小劍戍  
益州刺史郗虬遣子子達行臺魏子建遣別將淳于誕拒擊之五月誕等大破  
文熾俘斬二萬擒其次將蕭世隆等十二人文熾走免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  
二年七月衍將元樹湛僧珍等寇壽春又攻逼新野詔都督魏承祖討破之三  
年二月衍將成景備寇彭城行臺崔孝芬率諸將擊走之建義元年衍遣其將

曹義宗寇荊州大都督費穆大破之生擒義宗檻送京師初亦朱榮入洛北海王顥奔於衍衍以顥爲魏主資顥士馬令其大將陳慶之部率送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陽車駕還討破走之唯慶之一身走免自餘部衆皆見俘執閏月巴州刺史嚴始欣據州入衍衍遣將蕭玩張鴻等率衆赴援都督元景夏率益梁二州軍討之三年正月斬始欣衍衆敗走又斬蕭玩等首俘獲萬餘人普泰元年春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部將何寶率步騎三千擊衍守將於琅邪擒其雲麾將軍徐克二州刺史沈預斬其宣猛將軍齊州刺史劉相如永熙元年夏衍遣其鄴王元樹及譙州刺史朱文開入據譙城東南道行臺樊子鵠率諸軍攻克之擒元樹文開等送於京師天平元年十月衍雄信將軍紀耕率衆入寇嶧嶧都督曹仲尼破走之斬其軍主沈達閔莊等二年正月衍將湛僧珍寇南兗州州軍擊破之行臺元晏又破湛僧珍等於項城虜其闕二刺史楊暉二月衍司州刺史陳慶之鄆州刺史田朴特等寇邊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五月衍仁州刺史黃道始寇北濟陰徐州刺史任祥討破之十月衍將梁秉備寇單父祥

又大敗之俘斬萬餘人十一月衍雍州刺史蕭恭遣將柳仲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破之於牛飲斬其將張殖王世興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通三年五月豫州刺史堯雄攻衍白苟堆鎮克之擒其北平太守苟元曠十月行臺侯景攻陷衍楚城獲其楚州刺史桓和兄弟四年九月衍青冀二州刺史徐子彥寇圍城南青州刺史陸景元擊走之先是益州刺史傅和以城降衍衍資送和令申意於齊獻武王求通交好王志綏邊遠乃請許之四年冬衍遣其散騎常侍張臯通直常侍劉孝儀通直常侍崔曉朝貢二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山卿通直常侍劉研朝貢興和二年春又遣散騎常侍柳豹通直常侍劉景彥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陸晏子通直常侍沈景徽朝貢是年衍改號大同三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明少遐通直郎謝藻朝貢四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袁狎通直常侍賀文發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劉孝勝通直常侍謝景朝貢武定元年夏又遣散騎常侍沈衆通直常侍殷德卿朝貢其年冬又遣散騎常侍蕭確通直常侍陸緬朝貢三年秋又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朝貢四年夏又遣

散騎常侍蕭瑤通直常侍賀德瑒朝貢五年春又遣散騎常侍謝蘭通直常侍  
鮑至朝貢朝廷亦遣使報之十餘年間南境寧息六年衍又改號爲中大同其  
年又改爲太清是歲司徒侯景反遣使通衍請其拯援衍惑景遊說遂絕貢使  
衍子綱及朝臣並切諫以爲不可衍不從乃遣其兄子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  
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寇逼徐州與侯景爲聲援仍堰泗水以灌彭城齊文襄  
王遣行臺慕容紹宗儀同三司高岳潘相樂等率衆討之紹宗檄衍境內曰夫  
乾坤交泰明聖興作有冥運行之力俱盡變化之途抱識含靈融然並至呈形  
賦命混而同往所以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萬國受賜而無迹  
豈徒鑿其耳目易其心慮悟以風雲一其文軌使夫日月之照不私雨露之施  
均洽運諸仁壽之域納於福祿之林自晉政多僻金行淪蕩中原作戰鬪之場  
生民爲鳥獸之餌則我皇魏握玄帝之圖納水靈之祉駕雲車而自北策龍御  
以圖南致符上帝援瀕下土怪物殛死淫水不作運神器於顧眄定寶命於踟  
躕恢之以武功振之以文德宇內反可封之俗員首識堯舜之心沙海荒忽之

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傳荒經所不綴莫不繩谷釣山依風託水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吳百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自僞晉之後劉蕭作慝擅僭一隅號令自己惟我祖宗馭宇愛民重戰未極謀臣之畫不窮節將之兵聊遣行人降以尺一圓臺已築黃屋輒去賜其几杖置之度外蕭衍輕險有素士操蔑聞睥睨君親自少而長好亂樂禍惡直醜正巧用其短以少爲多詿惑愚淺大言以驚俗驅扇邪僻口兵以作威曲體脅肩搖唇鼓舌候當朝之顧指邀在位之餘論遂汗辱冠帶偷竊藩維及寶卷昏狂下不堪命曾無北面有犯之節遽滅人倫在三之禮憑妖假怪鬼語神言稱兵指闕傾朝鳩主陵虐孤寡聾愚士民天不悔禍姦醜得志內恣彫靡外逞殘賊驅羸國之兵迫糊口之衆南出五嶺北防九江屯戍不解役無寧歲死亡矢刃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哭泣者無已傷痍者不絕託身上忽下如草遂使頑嚚子弟肆行淫虐狡猾羣小縱極貪恣剝割蒼生肌肉略盡剝剔黔首骨髓俱罄猛虎未方其害餓狼詎侔其禍慄慄周餘救死無地至於矯情飾詐事非一緒毒螫滿懷

妄敷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靜至乃大興寺塔廣繕臺堂昭陽到景垂珠銜璧  
崢嶸刻削千門萬戶鞭撻疲民盡其筋骨延壞運石悲歌掩途死而可祈甘同  
仙化智淺謀疎曾不自揆遏桐柏之流翻爲己害子亡齊之胤忽爲戎首書契  
迄茲罕聞其事至於廢捐冢嫡崇樹愚子朋黨路開彼我側目疾視扼腕十室  
而九尅足有待良亦多人二紀於茲王家多故始則車馳之警終有驚墜之哀  
神祇痛憤寓縣崩震於是故相國齊獻武高王感天壤之慘黷激雲雷以慨然  
仗高義而率民奮大節以成務爰有匡國定霸之圖非直討賊雪恥之舉於是  
叡略紛紜靈武冠世盪滌通孽尊主康邦皇上秉歷受圖天臨日鏡道隨玄運  
德與神行既而元首懷舞戚之風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  
車遵溯川陸光華亭徼相望欣然自泰反肉還童不待羊陸雖嘉謀長算爰自  
我始罷戰息民兩獲其泰王者之信明如四時豈或爲人君父二三其德書而  
不法可不惜哉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賤身名淪沒無或可紀直以趨馳便習  
見愛尔朱小人叨竊遂忝名位及中興之際義旗四指元惡不赦實在羣胡景

荷人成拔籍其股肱主人有丹頸之期所天蹈族滅之憂雖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猶當慘顏後至義形於色而趣利改圖速如覆手投身麾下甘爲僕隸獻武王棄其瑕穢錄其小誠得廁五命之末預在一隊之後參跡驅馳庶其來効長鞭利鍛術以制之既關隴逋誅每事經略以河南空虛之地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效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唯景任總兵統旅別有司存而愚福有積愆悞遂甚犯違軍紀仍自猜貳禍心潛構翻爲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如脫屣棄少弟如遺土羣子陸陸妻姪成行慕姜兒之爽言蔑伯春之宛轉跳梁猖蹶夫欲誰欺比之梟獍異類同醜欲擬蝮鼠顧匪其倫及遠託關右委命寇逆寶炬定君臣之分黑獺結兄弟之親授以名器之尊救其重圍之死憑人繫援假人鼻息俄而忘恩背惠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遺逃之藪江南流禦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救命豈將擇音僞朝大夫幸災忘義主毫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夫安危

有大勢成敗有恆兆不假離朱之目不藉子野之聽聊陳刺心之說且吐伐謀之言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效祉雖上相云亡而伊陟繼事秉文經武虎視龍驤驅日下之俊雄收一世之英銳擊刺猶雷電合戰如風雨控弦躍馬固敵是求蠕蠕昔遭離亂輻分瓦裂匹馬孤征告困於我國家深敦隣附愍其入懷盡憂人之禮極繼絕之義保衛出於故地資給唯其多少存其已亡之業成其莫大之基深仁厚德鏤其骨髓引領思報義如手足吐谷渾深執忠孝膠漆不渝萬里仰德奏款屬路並申以婚好行李如歸蠕蠕境斜界黃河望通幽夏飛雪千里層冰洞積北風轉勁實筋角之時亟寒方猛正旣裘之利吐谷渾疾彼凶逆彊兵歲舉傾河及鄯塵通隴峽驅龍池之種藉常勝之氣二方候隙企其移踵加以獨孤如願擁衆秦中治兵劫憎黑獺北備西擬內營腹心救首救尾疲於奔命豈暇稱兵東指出師函谷且秋風揚塵國有恆防關河形勝之際山川襟帶之所猛將精兵基峙岳立又寶炬河陰之北黑獺亡山之走衆無一旅僅以身歸就其不顧根本輕懷進趣斯則一勞永逸天贊我也言



之旦旦日月經天舉世所知義非徒語持此量之理有可見則侯景遊辭莫非  
虛誕夫景繩樞席牖之子阡陌鄙俚之夫遭風塵之會逢馳騫之日遂位在三  
吏邑啓千社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乃周章去就離跂不已夫豈徒爾事可推  
揚度其衆叛親離守死不暇乃聞將棄懸瓠遠赴彭城老賊姦謀復將作矣固  
揚聲赴助計在圖襲吞淵明之衆招厭虐之民舉長淮以爲斷仍瑯張歲月南  
面假名死而後已此蓋蜂鶻之禍我承其弊且僞主昏悖不惟善隣賊忍之心  
老而彌篤納逋叛之詭譎蔑信義以猖狂天喪其神人重其怨將踐瓜圃之蹤  
且追兒侯之轍今徵發犬羊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覬覦小利此而可忍孰不可  
懷兵凶戰危出不得已謬奉朝規肅茲九伐扛鼎拔樹之衆超乘投石之旅練  
甲爭途波聚霧合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梢之駟噓天陸野躡影追風振旅南  
轅長驅討蹙非直三吳鼠面一麾魚駭乘此而往青蓋將歸且衍虐網蚩兵權  
在外持險躁之風俗兼輕薄之子孫蕭綸兇狡之魁豈無商臣之佞蕭譽失志  
之憤當召專諸之客外崩中潰今也其時幕府師行以禮弔民伐罪

理有存焉其有知機審變翻然鵠起立功立事去危就安賞典未忘事必加等  
 若軍威所至敢有拒違尺兒已土咸從梟戮今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  
 深銜逋僞信納叛亡遠卜愼諫實與伐役莫不舍怒作色如赴私讐茹肝涉血  
 義不旋踵攻戰之日事若有神莽積麻亂匪旦伊夕以彼曲師危卒望我軍鋒  
 何異蝘蝓被甲螂蛆舉尾正恐旗鼓一接芝薶俱摧先事喻懷備知翰墨王侯  
 無種禍福由人斯蓋丈夫肉食之秋壯士封侯之會冬冰可折時不再來凡百  
 君子勉求多福檄之所到咸共申省知我國行師之意冬十二月紹宗高岳等  
 大破衍衆寒山擒淵明貴孫等俘斬五萬其凍溺燒之而死不可勝數衍既慚  
 悔六年復遣使羊珍孫款關乞和并修弔書於齊文襄王文襄王欲以威德懷  
 之許其通而不復其書衍於是遣其散騎常侍謝班通直常侍徐陵詣闕朝貢  
 班等未及還而侯景舉兵襲衍密與衍弟子臨賀王正德交通許推爲主景至  
 橫江衍令正德率軍拒景正德因而迎之景濟江立以爲主以趣建業衍好人  
 佞己末年尤甚或有云國家疆威者即便忿怒有云朝廷衰弱者因致喜悅是

以其朝臣左右皆承其風旨莫敢正言初景之將渡江也衍沿道軍戍皆有啓  
列而中領軍朱异恐忤衍意且謂景不能渡遂不爲聞景至磁湖方大驚駭乃  
令其太子綱守中書省軍事悉以委之又逼居民入城百姓因相剝掠不可禁  
止衍令直從監俞景茂赦二冶尙方錢署罪人及建康廷尉諸囚欲押令入城  
以充防捍諸徒囚放火燒冶一時散走衍憂懣無計唯令其王公已下分屯諸  
門攝諸寺藏錢皆入聚德陽堂以充軍實景既至便圍其城縱火燒蒸掘長圍  
築土山以攻衍衍亦於城內起山以應之衍令文武運土人責二十石於是其  
王侯朝貴皆自負檐蕭綱亦欲自負僉議以爲太示迫屈乃止衍每募人出戰  
素無號令初或整勝後必奔背景宣言曰城中非無菜但無醬耳以戲侮之衍  
太官及軍人無柴乃發取尙書省武庫左右藏以充用衍州鎮外援雖有至者  
而景圍柵深固內外斷絕衍數募人出戰常爲景所執獲有一小兒請以飛鴉  
傳致消息綱乃作數千丈繩綴紙鴉於繩端縛書其背又題鴉口若有得鴉送  
援軍者賞銀百兩綱出太極殿因西北風而颺之頻放數鴉景令走馬射取之

竟不能達也衍城內大飢人相食米一斗八十萬皆以人肉雜牛馬而賣之軍人共於德陽堂前立市屠一牛得絹三千匹賣一狗得錢二十萬皆燻鼠捕雀而食之至是雀鼠皆盡死者相枕初有盜取其池魚者衍猶大怒勅付廷尉既而宿昔都盡其不識事宜如此景久攻未拔而衍外援雖多各各乖張無有總制更相妬忌不肯奮擊唯衍子邵陵王綸再於鍾山決戰戰敗而走景糧既少遂譎衍求和衍信之乃割江西四州授景封爲壽陽王遣其朝貢與部下歃血盟訖景詐引軍還石頭衍乃勅援軍令下諸軍初不受詔後重勅乃從衍又令援軍以船三百艘給景景猶嫌其少又勅付二百衍永安侯蕭確直閣將軍趙威方頗有勇略爲景所憚景乃謂衍曰確與威方頗隔岸見罵云天子自與汝和我終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者吾當解圍衍復遣使徵確等確等不從衍又爲手書與諸軍云確若不入者宜以軍法送之確等不得已乃赴衍景復謂衍曰始有西信至北軍已克壽春鍾離我今便無委足處求權借廣陵譙州待征復兩城還以此州相歸衍又許之景外云欲和伺其懈怠衍

君臣上下信景欺詐所有戰具悉皆收去後知非實更狼狽設備有甚於初城轉危急衍等計窮乃復遣使詣景景又詭云今時既熱便不能得去正當乞留京師爲朝廷立效耳而悉力大攻七年三月遂拔之景自至建業縱軍士前後虜掠倉庫所有皆掃地盡矣景乃從數百騎見衍歔歔流涕因請香火爲作義兒還以衍爲主令正德通啓云前爲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既入輔乞解僭濫以王還邸自景圍建業城中多有腫病死者相繼無復板木乃剝柱爲棺自雲龍神虎門外橫屍重沓血汁漂流無復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煙氣張天臭聞數十里初城中男女十餘萬人及陷存者纔二三千人又皆帶疾病蓋天亡之也衍尋爲景所餓殺自行爲景攻圍歷百餘日衍子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各擁兵自守坐看衍之懸危竟不奔赴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後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爲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十萬口加以饑饉死亡所在塗地江左遂爲丘墟矣初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

敬寺兼營長千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曾設齋會自以身施同  
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  
法服著乾陲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  
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  
禮獻物多者便云稱職所貢微少言爲弱情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  
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梁肉金綺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發召兵士皆須鑱械  
不爾便卽逃散其王侯貴人奢媼無度弟兄子姪侍妾或及千數至乃回相贈  
遺其風俗頽喪綱維不舉若此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  
竊云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  
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景又立衍子綱尋復殺之親屬並見屠害  
矣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  
自擬王者考之遠古所未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寇方

之吳越不乃劣乎

魏書卷九十八

魏

書

卷九十八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卷之十

卷之十



蕭衍傳是歲衍又改年爲大通○歷代甲子圖梁大通元年卽魏孝昌三年此書于孝昌元年之下謂是歲改年大通互異

是年衍又改號爲中大通○歷代甲子圖歲在丁未梁改普通爲大通己酉又改中大通乙卯又改爲大同卽東魏孝靜帝之天平二年也此書則于天平二年之下謂爲中大通

二年夏○二年前上脫年號臣人龍按本書孝靜帝紀號天平者凡四年至次年正月卽改元爲元象又次年十一月卽改元興和今上文云四年冬下文云興和二年春則此年當稱興和元年

是年衍改號大同○歷代甲子圖東魏興和二年爲梁大同六年與書互異六年衍又改號爲中大同其年又改爲太清○歷代甲子圖梁中大同元年卽東魏武定四年又梁太清元年卽東魏武定五年與此互異

魏書卷九十八考證

大平謂又為魏書中大平其也又知魏大平○蓋身甲平國樂中大平漢平

皇平治知魏大平○魏書平等國樂所製時二平無幾大平大平與平

平時二平書國與平書樂與時太平

五尺禮等元泰元樂又太平十一尺禮均元與時本士大元四平平不文云

二平夏○二平土器平制日人  
樂本書卷禮帶論儀天平書凡四平漢太平

二平立不備然中大平

始中大平心也又知魏大同禮東魏平禮帝女天平二平出與香限于天平

是字平又卷歸魏中大平○魏書平于國樂下大平均書魏大平均書又

西平卷醫天平立不備然中大平五平

西平前長魏書又知平書大平○魏書平于國樂大平元平與魏書是二平也

魏書卷九十九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七

私署涼州牧張寔

鮮卑乞伏國仁

鮮卑秃髮烏孤

私署涼王李暠

盧水胡沮渠蒙遜

張寔字安遜安定烏氏人父軌字士彥散騎常侍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求爲涼州乃除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桓帝西略也軌遣使貢其方物晉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一千戶永嘉五年晉以軌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

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愍帝卽位進拜司空封西

平公邑三千戶後拜侍中太尉涼州牧軌年老多疾拜寔撫軍大將軍副涼州

刺史未幾軌風病積年三子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每州

內有賊輿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其言寔代統任愍帝拜爲使持節都督涼

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劉曜陷長安寔自稱侍中

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于時天下喪亂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涼州獨全寔自恃衆彊轉爲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爲左右閩沙等所殺先是謠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頭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寔弟茂統任

茂字成遜私署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誅閩沙等百餘人遣使朝貢茂妻弟賈模兄弟謀害茂茂殺之劉曜上隴茂懼而降曜以爲太師涼王茂卒無子寔子駿統任

駿字公庭自稱使持節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使朝貢煬帝時隴西人辛晏以袍罕降之駿遂有河南之地至於狄道與石勒分境駿築南城起謙光殿於其中窮珍極巧又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南曰朱陽赤殿西曰正德白殿北曰玄武黑殿服章器物皆依色隨四時居之其旁有直省寺署一依方色其奢僭如此民以勞怨駿議治石田參軍索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磬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

石爲田運土殖穀計所損用畝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  
孚爲伊吾都尉有石隕於破胡燠而碎聲如擊鼓聞七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煙  
煙首如赤鸞駿少而淫佚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少年皆化之性又貪吝有圖  
秦隴意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克者簿賣田宅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  
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晉興廣武十一郡爲涼州以長子重華爲刺史金興晉  
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八郡爲河州以其寧戎校尉張瓘爲刺史敦  
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以西胡校尉  
楊宣爲刺史駿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諸祭酒郎中大夫  
舍人謁者之官官號皆擬天朝而微辨其名舞六佾建豹尾車服旌旗一如王  
者軌保涼州陰澹之力駿以陰氏門宗彊盛忌之乃逼澹弟鑿令自殺由是大  
失人情駿既病見鑿爲祟遂死時建國九年也子重華統任

重華字太林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公護羌校尉涼州牧平西公假涼王石  
虎遣麻秋率衆渡河城於長最涼州震動司馬張耽薦主簿謝艾於重華重華

任之艾擊斬秋將綦母安等俘斬萬五千人重華遣使朝貢自署丞相涼王領秦雍涼三州牧重華死子曜靈統任

曜靈年十歲自稱大司馬涼州牧以重華兄祚爲撫軍將軍輔政祚先蒸重華母馬氏密說馬氏以曜靈幼弱須立長君馬從之遂廢曜靈而立祚曜靈尋爲祚所殺

祚字太伯旣統任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涼公專爲姦虐駿及重華子女未嫁者皆媵之涼州人士咸賦牆茨初重華末年有螽斯蟲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都尉常據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出之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輔翼世子而祚終殺曜靈焉自署涼王立宗廟置百官號和平元年遣使朝貢又追加軌以下王號濫殺謝艾於酒泉郎中丁琪諫祚僭竊祚斬琪於闕下廢諸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品以下不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馬百姓怨憤有光狀如車蓋聲如雷震動城邑仲夏降霜有神降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

神言與其福利祚信焉衆知祚必敗而祚暴虐彌甚明年祚河州刺史張瓘起兵討祚驍騎將軍宋混率衆應瓘混進攻姑臧祚遣侍中索孚伐瓘有王鸞者云師出必敗并陳祚三不道祚以妖言惑衆斬之鸞臨刑曰我死之後軍敗於外王死於內祚族之宋混至姑臧領軍趙長等開宮門應之入殿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出勞之長以槊刺祚中額祚奔入爲廚士徐黑所殺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瓘等立重華少子玄靖統任

玄靖字元安自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以瓘爲尙書令涼州牧秉政宋混爲尙書僕射瓘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能食肉不須人教由是莫有言者瓘與玄靖參乘出城城北大橋三梁俱折瓘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朝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苑大冢上忽有池水城東大澤地忽火然廣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瓘謀誅諸宋廢玄靖自立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故瓘欲厭之於是宋混率衆誅瓘瓘先殺妻子三十口乃自殺玄靖以

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混病死弟玄安代輔政以旱祈帶石山玄安欲登之  
弟名犯世宗諱曰世人云登此山者破家身亡玄安曰安有此也策馬登之馬  
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燹折或曰柱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舍木木燹宋  
破而主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匹一夜中鬣尾禿人曰尾之爲字也  
尸下毛毛去尸絕滅之徵玄安曰吉凶在天知可如何未幾玄安司馬張邕起  
兵殺玄安盡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邕刑殺過差內外復  
思爲亂駿少子天錫因民心起兵殺邕以冠軍大將軍輔政玄靖庶母郭氏以  
天錫擅權與張氏疎宗謀誅之事發天錫殺玄靖而自立

天錫字純嘏一名公純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王有  
火然於泥中天錫驕恣姪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人褻飲既

闕二

字羣臣朝賀又

不省其母從事中郎張慮與櫬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昭成末符堅遣將苟  
萇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萇初駿時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粳蕪蕪滌簸  
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伐涼



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天錫至長安堅拜爲尙書堅敗於壽春天錫奔建康  
鮮卑乞伏國仁出於隴西其先如弗自漠北南出五代祖祐隣并兼諸部衆  
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於苻堅以爲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  
國仁代統任苻堅之伐司馬昌明以國仁爲前將軍領騎先鋒及堅之敗國仁  
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迎而推之招集部落衆十餘萬太  
祖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州河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  
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

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  
遷於金城南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  
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年號  
更始遣使請援太宗許之後乾歸田於五谿彙集其手尋爲兄子公府所殺子  
熾磐殺公府代統位

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後龔秃髮儻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

王置百官改年爲建洪後遣其尚書郎莫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等貢黃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世祖許之及世祖平統萬熾磐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磐死子暮末統任

暮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爲永洪其尚書隴西辛進曾隨熾磐遊於後園進彈烏丸誤傷暮末母面至是殺進五族二十七人暮末弟殊羅蒸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殊羅懼與叔父什夤謀殺暮末禿髮氏盜門鑰於內鑰誤門者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鞭什夤什夤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剖其腹投屍於河什夤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多叛人思亂矣後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世祖世祖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世祖遣使迎之暮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麤

四年暮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上邽

鮮卑禿髮烏孤入世祖匹孤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死子壽闐統任初母孕壽闐因寢產於被中乃名禿髮其俗爲被覆之義五世祖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威寧中又斬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後爲部民沒骨所殺從弟務丸統任務丸曾孫思復健部衆稍盛卽烏孤父也思復健死烏孤統任皇始初呂光拜烏孤益州牧左賢王烏孤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年號太初天興初烏孤又稱武威王徙治樂都置車騎將軍已下分立郡縣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脊笑曰幾爲呂光父子所喜旣而遂死

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統任徙治西平改年建和使使朝貢遣弟車騎將軍儁檀拒呂纂纂士馬精銳軍人大懼儁檀下馬據胡牀以安衆情乃貫甲交戰破纂軍二千餘級利鹿孤私署百官自丞相以下利鹿孤死

傳檀統任私署涼王還居樂都年號洪昌遣使朝貢天賜中傳檀詐降姚興與以傳檀爲涼州刺史遂據姑臧與沮渠蒙遜戰於均石爲蒙遜所敗傳檀又爲赫連屈丐所破於陽武以數千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懼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內民於姑臧姚興乘釁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傳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傳檀因分擊大破之弼乃退還傳檀又自署涼王署百官改號嘉平永興中盡衆伐沮渠蒙遜爲蒙遜所敗於窮泉單馬歸姑臧懼蒙遜所滅乃遷于樂都蒙遜以兵圍之築室反耕爲持久之計傳檀以子保周爲質於蒙遜蒙遜乃還神瑞初傳檀率騎擊乙弗虜大有擒獲而乞伏熾磐乘虛襲樂都克之執傳檀子虎臺以下傳檀聞之曰若歸熾磐便爲奴僕豈忍見妻子在他懷中也引衆而西衆皆離散傳檀曰蒙遜熾磐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旣乃歎曰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降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用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鳩殺之傳檀少子賀後來奔自有

李暹字玄感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後曾祖柔晉相國從事  
中郎北地太守祖太張祚武衛將軍父昶早卒暹遺腹子也皇始中呂光建康  
太守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爲沙州刺史暹爲效穀令敏死敦煌  
護軍郭謙等推暹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業私稱涼王暹詐臣於業業以暹爲  
鎮西將軍天興中暹私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  
子居敦煌遣使朝貢天賜中改年建初遷於酒泉歲修職貢暹死子歆統任  
歆字士業自稱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號年嘉興元年大破沮  
渠蒙遜於解支澗獲七千餘級遣使朝貢歆聞蒙遜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張掖  
其母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蒙遜驍武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以  
來經謀規略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遺  
令深慎兵戰保境寧民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汝必行也非唯師敗國  
亦亡矣歆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濱澗蒙遜自浩疊拒歆戰于懷城  
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敕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

面目見吾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殺蒙遜遂克酒泉歆之未敗有一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歆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敦煌父老令狐熾夢一白頭公帽衣而謂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斲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歆弟敦煌太守恂復自立于敦煌稱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攻恂于敦煌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請降不許城陷恂自殺蒙遜克敦煌恂兄飏子寶後入國自有傳

胡沮渠蒙遜本出臨松盧水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蒙遜滑稽有權變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歸呂光殺其伯父西平太守羅仇蒙遜聚衆萬餘屯於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舅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侯舅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尙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衆乃密誣告舅成叛

逆業殺之蒙遜泣告衆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衆情怨憤泣而從之蒙  
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號年永安居張  
掖永興中蒙遜克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丞郎以下  
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閩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擒懷祖斬  
之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有校書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  
姘姘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秦常中蒙遜克李歆尋滅燉煌後改年承玄神  
廳中遣尙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叡聖德超百王  
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於三代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  
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羣生幸甚率土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  
錄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覩盛化冀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  
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  
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  
有賴今極難之餘開泰唯始誘勸既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愷

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寶融  
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宣天鑒下  
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尙殷情願未  
遂章表頻修滯懷不暢許身於國款誠莫表致惑羣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  
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  
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侔於成康道化  
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況在秦隴荼炭之餘直是  
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內侍世祖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  
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冊曰  
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羣才攝服戎夏疊曜重光不殞其舊逮于太祖應期  
協運大業唯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  
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北戎夷負  
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軛駕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翦兇渠震服



疆嶽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略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  
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衆星拱  
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勳  
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  
始因於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  
以表東海褒王錫晉文大啓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  
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爲魏室藩輔盛衰存  
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謨帷幄出征  
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  
荒隅北盡于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于岷嶺東至于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  
室又命王建國署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  
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  
亮天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崔浩之辭也

蒙遜又改稱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遣使監護喪事諡曰武宣王蒙遜性姪忌忍於刑戮閭庭之中略無風禮

第三子牧健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健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世祖又遣李順拜牧健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健以無功授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健尙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健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健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健遣其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世祖遣侍中古弼尙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健乃遣封壇朝於京師太延五年世祖遣尙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以牧健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爲書讓之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

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授僞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軍提挈爲姦罪七也承勅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慾情蒸熒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醜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要有如寇讎罪十二也爲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又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官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於善無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躄城出降具知其情世祖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

京師初太延中有一父老投書於敦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之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健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健立果七年而滅如其言牧健姪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健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健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克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改授牧健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健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小民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健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姪佚曾無愧顏始鬪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私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世祖聞諸

行人言曇無讖之術乃召曇無讖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人又告牧健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健死牧健與主訣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諡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健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親寵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

蒙遜子秉字季義世祖以其父故拜東雍州刺史險詖多端真君中遂與河東蜀薛安都謀逆至京師付其兄弟扼而殺之

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安西將軍張掖王祖爲廣武公萬年後爲冀定二州刺史復坐謀逆與祖俱死初牧健之敗也第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世祖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健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絜輕之出城與語爲無諱所執絜所部相率固守無諱仍圍之糧盡爲無諱所陷無諱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遂還世祖下詔喻之時承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絜及統帥兵

士于健軍二年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策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逆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與奴詐誘爽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代立後爲蠕蠕國所并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至是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瑯張潛懷不遜其不知量固爲甚矣蛇虺相噬終爲擒滅宜哉

魏書卷九十九考證

張寔傳茂妻弟買模○臣人龍按晉書張茂傳云涼州大姓買摹寔之妻弟也

此以爲茂之妻弟與晉書異又按茂傳有手莫頭圖涼州之謠則字當從手

上莫

軌保涼州陰澹之力○臣人龍按本傳不載陰澹事晉書張軌傳云治中楊澹

馳詣長安訴軌被誣此云陰澹又云駿以陰氏門宗強威忌之未知孰誤

禿髮烏孤傳殺秦州刺史胡烈於高斛堆○高斛堆晉書載記作萬斛堆

李暠傳祖太張祚武衛將軍○晉書載記李暠祖奔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後追

尊爲涼景公義熙元年奉表稱亡祖武衛守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奔則

此太字乃奔字之訛也

魏書卷九十九考證

廣法集飲在學士北學

一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一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一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一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一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一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一歐其望學識廣博深博博學君子也



魏書卷一百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八

高句麗

百濟

勿吉

失韋

豆莫婁

地豆于

庫莫奚

契丹

烏洛侯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閉於室中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衆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

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達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進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訖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爲氏焉初朱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主卽與母亡而歸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立閭達死子如粟代立如粟死子莫來代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生而閉目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爲位宮高句麗呼相似爲位位宮亦有勇力便弓馬魏正始中入寇遼西安平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其玄孫乙弗利利子釗烈帝時與慕容氏相攻擊建國四年慕容元真率衆伐之入自南陝戰於木底大破釗軍乘勝長驅遂入丸都釗單馬奔竄元真掘釗父墓載其屍并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

還自後釗遣使來朝阻隔寇讐不能自達釗後爲百濟所殺世祖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世祖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遣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參倍於前魏時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餘里民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墾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俗嫪好歌舞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貴賤之節然潔淨自喜其王好治宮室其官各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之號頭著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貴賤有差立則反拱跪拜曳一脚行步如走常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凡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文通率衆奔之世祖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文通璉上書稱當與文通俱奉王化竟不送世祖怒欲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世祖乃止而文通亦尋爲璉所殺後文

明太后以顯祖六宮未備勅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嫁求以弟女應旨  
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尙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感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  
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  
廷疑其矯詐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者聽更選宗淑璉云若  
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顯祖崩乃止至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  
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蕭道成使餘奴等送闕高祖詔責璉曰道成  
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  
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  
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高祖舉哀於東郊遣  
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又  
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  
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  
之禮雲上書辭疾惟遣其從叔升于隨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

世祖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自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是爲世宗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瓶罄壘恥誰之咎也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卿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揃披害羣輯寧東裔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末其貢使無歲不至

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其國北去高句麗千餘里處小海之南其民土著地多

下濕率皆山居有五穀其衣服飲食與高句麗同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使  
 上表曰臣建國東極豺狼隔路雖世承靈化莫由奉藩瞻望雲闕馳情罔極涼  
 風微應伏惟皇帝陛下協和天休不勝係仰之情謹遣私署冠軍將軍尉馬都  
 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投舫波阻搜徑玄津託  
 命自然之運遣進萬一之誠冀神祇垂感皇靈洪覆克達天庭宣暢臣志雖旦  
 聞夕沒永無餘恨又云臣與高句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  
 廢鄰好親率士衆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應機馳擊矢石暫交梟斬釗首  
 自爾已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滅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  
 十餘載財殫力竭轉自孱蹶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  
 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廄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又云今瓊有罪國  
 自魚肉大臣彊族戮殺無已罪盈惡積民庶崩離是滅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  
 馮族士馬有爲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丘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  
 志效畢力當率所統承風響應且高麗不義逆詐非一外慕隗囂藩卑之辭內

懷兇禍豕突之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蠕蠕共相脅齒謀陵王略昔唐堯至聖致罰丹水孟嘗稱仁不捨塗晉涓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去庚辰年後臣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沉于海雖未委當深懷憤恚昔宋戮申舟楚莊徒跣鷄撮放鳩信陵不食克敵建名美隆無已夫以區區偏鄙猶慕萬代之信況陛下合氣天地勢傾山海豈令小豎跨塞天遠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寶驗顯祖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甚喜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萬世之業君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威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返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知高麗阻疆侵軼卿士修先

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急  
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覺  
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禮  
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詣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  
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啓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逃  
罪然後與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  
羈縻著於前典楛賁曠於歲時卿備陳疆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擬  
貶乖衷洪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字內無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  
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於遠服身由高麗卽敘未及卜征今若不從詔旨則卿  
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啓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同與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  
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擲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錦  
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安等至高句麗  
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



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  
最彊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  
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  
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  
水其地下濕築城穴居屋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佃則  
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稗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脂無  
羊嚼米醞酒飲能至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豬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  
乳而罷便以爲定仍爲夫婦俗以人溺洗手面頭插虎豹尾善射獵弓長三尺  
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以  
其屍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常七八月造毒藥傳箭鏃射禽獸中者便死瘞藥  
毒氣亦能殺人國南有徙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熊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渡  
汗行逕山者皆以物感去延興中遣使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

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沂難河西上至太徐河沉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句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請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獻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獻景明四年復遣使俟力歸等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致興和二年六月遣使石久云等貢方物至於武定不絕

失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斲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濕語與厚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

粟麥及榛唯食豬魚養牛馬俗又無羊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微三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屍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

豆莫婁國在勿吉國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舊北扶餘也在失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里其人士著有宮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彊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多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制類高麗而幅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媼尤惡妬婦妬者殺之尸其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本穢貊之地也

地豆于國在失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高祖詔征西

大將軍陽平王暉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

厚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真所破遺落者窟匿松漠之間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鈔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獲其四部落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互相侵盜有犯王略故往征之且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旣而車駕南還雲中懷服燕趙十數年間諸種與厚莫奚亦皆滋盛乃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高宗顯祖世厚莫奚歲致各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鈔掠詔書切責之二十二年入寇安州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與交易詔曰厚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聽而不虞或有萬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宜限節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監之自是已後歲常朝獻至於武定末不絕

契丹國在厓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徙迸  
與厓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多爲寇盜真君  
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顯祖時使莫弗訖何辰奉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  
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  
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紮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  
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  
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  
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  
矜之聽其入關市糴及世宗肅宗時恆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  
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氈爲上服人給青氈兩匹賞其誠款  
之心餘依舊式朝貢至齊受禪常不絕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  
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

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民尙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  
篋篋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于難水其地小水皆注  
於難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  
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  
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  
朝亦爲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魏書卷一百

魏書卷一百考證

地豆于傳二十二年入寇安州○寇監本誤作塞今改正又二十二年北史作二十年

烏洛侯傳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臣入龍按北史室韋國傳云南室

韋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則此云莫弗亦酋長名也

魏書卷一百考證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八十九

氐

吐谷渾

宕昌

高昌

鄧至

蠻

獠

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  
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  
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爲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  
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  
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以爲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羊腸蟠  
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  
萬孫名飛龍漸疆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惠帝元  
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羣氐推以爲主關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  
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

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自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  
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爲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爲  
征南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稱藩  
於晉永和十年改初爲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  
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秦州刺  
史國子安爲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生殺俊復  
稱藩於晉安死子世自立爲仇池公晉太和三年以世爲秦州刺史弟統爲武  
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統一名德纂聚黨襲殺統自立爲仇池公遣使  
詣簡文帝以纂爲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剋之徙其民於關  
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堅堅以妻佛奴子定拜爲尙  
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徙治歷城去仇  
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藩於  
晉孝武卽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爲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龍

西王後爲乞伏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威先爲監國守仇池乃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氏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藩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威爲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威以兄子撫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劉裕永初中封威爲武都王威死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子黃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稱藩於劉義隆仍奉晉永熙之號後始用義隆元嘉正朔初威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爲流舊所懷始光四年世祖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爲征南大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藩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初玄臨終謂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險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藩于劉義隆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

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恢之  
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  
戚康之尋爲人所殺時劉義隆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義隆遣刺史蕭思  
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  
使其司馬蕭承之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義隆難當後釋保宗  
遣鎮董亭保宗與兄保顯歸京師世祖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尙  
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  
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  
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劉義隆不絕尋而其  
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鎮上邽世祖遣車騎大  
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諭難當難當奉詔攝守尋而  
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義隆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人七千餘家還  
于仇池義隆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爲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

邽世祖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剋仇池以保宗第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於義隆義隆封文德爲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氐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之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高宗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爲外都大官卒諡曰忠子和隨父歸國別賜爵仇池公子德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爲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公熙襲爵正光中尙書右丞張普惠爲行臺送租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氐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爲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急遣公熙竟

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爲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爲秦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爲劉義隆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義隆以爲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高宗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使歸順顯祖授文度武興鎮將旣而復叛高祖初征西將軍皮歆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犯顯祖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爲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高祖納之鼠遣子荀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任高祖復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爲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爲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後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纒等尋遷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寧湘等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蕭蹟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

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  
也蕭衍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會保邊藩不  
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集朗之力也集義見梁  
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爲外藩遂扇動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  
王外引蕭衍爲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  
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復改鎮爲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  
邢豹以威惠失衆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爲憂正光中詔魏子  
建爲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爲州未  
幾氏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爲氏地其後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徙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  
少曰若洛廐涉歸死若洛廐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涉歸之存也分戶七百以  
給吐谷渾吐谷渾與若洛廐二部馬鬪相傷若洛廐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

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鬪相傷吐谷渾曰馬是畜耳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鬪鬪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若洛虜悔遣舊老及長史七那樓追謝留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遠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乖殆天所啓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卽令從騎擁馬令回數百步歎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回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虜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及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虜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爲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徙上隴止於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紇拔埜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地旣險遠又土俗懦弱



曷控御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母病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耶華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五年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瓚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干立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羌氐地方數千里號爲彊國田于西疆山觀墊江源問於羣臣曰此水東流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

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  
阿豺曰水尚知有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劉義符獻其方物  
義符封爲澆河公未及拜受劉義隆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會暴  
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吾豈敢忘先公之  
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瓚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  
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  
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  
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兄子慕瓚立先是阿豺時劉義隆命竟  
未至而死慕瓚又奉表通義隆義隆又授隴西公慕瓚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  
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世祖時慕瓚始  
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國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世祖嘉之遣使者策拜  
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慕瓚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款符禽僭逆獻捷王府爵  
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

疆境之人爲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拂曰連窟略瘞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願并勅遣使恩洽還荒存亡感戴世祖詔公卿朝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處以爲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繒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昔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爲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略拓境之勳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

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  
秦天下一家可勅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  
在王庭國破家遷卽爲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之議未爲失體西秦王所收  
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卽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緡  
隨使疎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簡又通于劉義隆義隆封爲  
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瓚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諭慕瓚曰惠王後拜慕利  
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爲撫軍將軍時慕利延  
又通劉義隆義隆封爲河南王世祖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  
世祖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  
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己與使者謀欲歸國慕利延  
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世祖拜叱力延歸  
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  
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鴉鳩黎部大

崇娥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之於白蘭慕  
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屬賓遣使通劉義隆求援獻烏丸  
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義隆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死樹洛  
于子捨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捨寅奉修貢職受朝廷正  
朔又受劉義隆封爵號河南王世祖遣使拜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後捨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劉或獻善馬四角羊或加之官號高宗時  
定陽侯曹安表捨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  
帝忿捨寅兄弟不穆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不能剋捨寅雖復遠遁  
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  
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  
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捨寅必走保南山不過  
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城建安  
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捨寅走

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爲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顯祖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復修藩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顯祖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都督以討之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顯祖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顯祖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枹罕所統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顯祖許之自是歲脩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四疋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高祖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脩洮陽泥和

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高祖不許  
羣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高祖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告責所獻土毛  
乃是臣之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  
中未有征討而去春袍罕表取其洮陽泥和二戍時以此旣邊將之常即便聽  
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  
之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  
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綬之飾  
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  
通和恆見稱大王已則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  
君與宕昌並爲魏藩而比輒有與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爲君若反迷  
知罪則克保藩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嘿然及高祖崩遣使赴  
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修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爲彊富準擬天朝樹置  
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世宗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

卿並爲邊附語其國則降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爲表名報爲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世宗世至于正光犂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大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衆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路絕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廓而不居恆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尙書及郎將將軍之號夸呂推髻眊珠以皂爲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纁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



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燕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土出犂牛馬多鸚鵡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與和中齊獻武王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旣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獻武王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類來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榭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北又有阿蘭國與鳥獸同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土無所出大養羣畜體輕工走逐之不可得北又有女王國以女爲主人所不知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

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惟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收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卽以繼母叔母及嫂弟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勲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勲孫彌忽世祖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虎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濬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爲吐谷渾所斷絕虎子死彌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顯祖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佗奉表貢方物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高祖時遣使子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爲常朝貢相繼後高祖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

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  
朝罷高祖顧謂左右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宕昌王雖爲邊方之主  
乃不如中國一吏於是改授領護西戎校尉靈州刺史王如故賜以車騎戎馬  
錦綵等遣還國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  
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  
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  
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  
皆置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  
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  
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  
國多葡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  
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汙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世祖時有闕

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爲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爲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爲蠕蠕所并蠕蠕以闕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其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高祖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棗水儒遣禮嘉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旣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爲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爲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爲嚙噠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以主

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  
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  
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惟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  
遣使朝貢世宗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爲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  
秦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  
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卽於理未怙何者彼之毗庶是漢魏遺黎自晉  
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勳之恐異同  
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  
光元年肅宗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  
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夔以爲博士肅宗許之嘉死贈  
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  
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  
進爲郡公後遂隔絕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鄧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國時遣使朝貢朝廷皆授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其來自久習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穎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之時不甚爲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太祖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爲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蠻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高祖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回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

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爲羣蠻所歸誕既內屬治於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爲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爲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蕭贖征虜將軍直閣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酋雷婆恩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諡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太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鷲等聚衆攻逼潁川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蕭衍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衍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蕭衍永安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平初東荊州表

闕二字

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  
鎮東府長史鄺道元檢行置之叔興卽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  
昌隸於東荊三年蕭衍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  
人頻請統帥爲聲勢叔興給一統并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蕭衍雍州  
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荊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酋  
衍龍驤將軍楚石廉叛衍來請援叔興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  
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爲  
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荊許之蕭衍每有寇  
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爲  
刺史蠻師田午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爲郡守蕭衍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  
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  
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  
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爲蕭衍將裴邃所陷衍定州刺史



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動斷三蹕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蕭衍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者墮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二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蕃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

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  
 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指若亡叛獲便縛  
 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惟執  
 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  
 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  
 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奴盡者乃自賣以供  
 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鬬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  
 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  
 也自桓温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  
 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蕭衍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  
 禪潤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世宗遣尚書邢巒為梁益  
 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祉為梁州  
 傅豎眼為益州社性酷虐不得物情蕭衍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

衆屯孝子谷社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蕭衍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  
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社遣征虜將軍

明二

討破之豎眼

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傳豎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  
勾引蕭衍軍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  
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恆元子真相繼爲梁州並無德績諸獠  
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曾嚴始欣  
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縮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  
易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  
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諭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  
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蕭衍南  
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將密知  
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  
建乃啓以鎮爲南梁州愷爲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

史傳豎眼仍爲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  
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蕭衍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  
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傳曇表爲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爲使陷自  
此遂絕

史臣曰氏羌蠻獠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  
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魏書卷一百一

魏書卷一百一考證

列傳第八十九○魏收書亡史臣論蓋略取北史

吐谷渾傳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于也○于應作干晉書鮮卑謂兄爲阿干是也

通使於劉彧獻善馬四角羊彧加之官號○兩彧字監本俱誤作或北史云通使於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文帝加之官號或文帝諱也今改正

魏書卷一百一考證

卷一百一十一

宋徽宗宣和元年閏五月庚申朔庚子日

宣和元年閏五月庚申朔庚子日

宣和元年閏五月庚申朔庚子日

宣和元年閏五月庚申朔庚子日

卷一百一十一

12

